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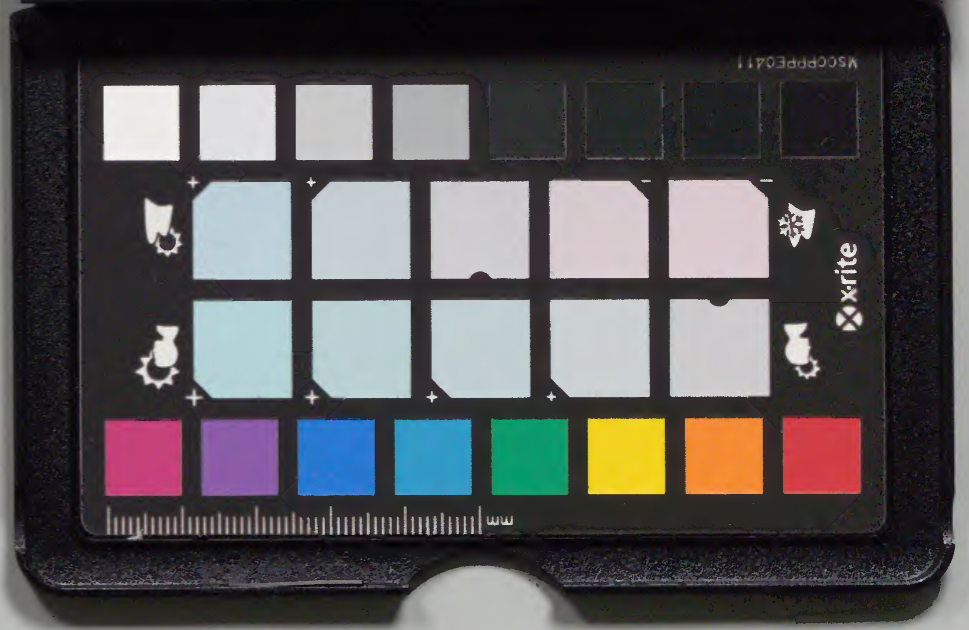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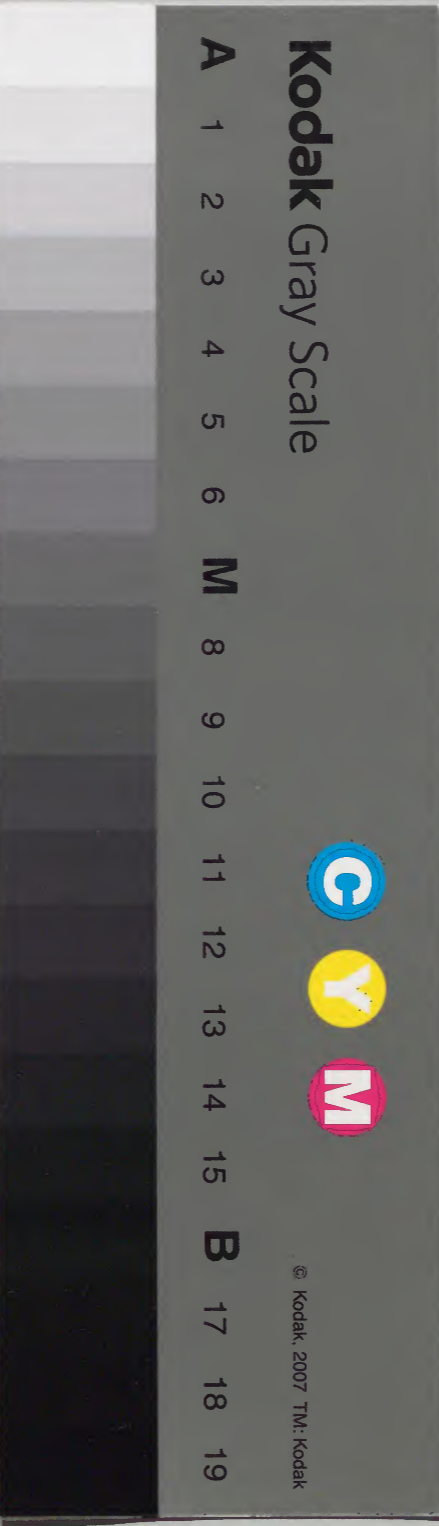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一	二	〇	四	四	四
冊	架	函	號	號	類

三	四	漢
七	九	書
冊	冊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945
冊數	12	(1)
函號	277	27

277-27



重訂四書

沐日堂藏板

註疏大全

四書註疏敘

今學士家咸尚大全

以為

文皇帝所欽定而頒之學



宮者誠莫敢違

王制而別開議端矣雖
然時分遠近理參異
同集註之外有大全

亦猶大全之先有註
疏也若必蔑視漢儒
以馬鄭王何諸君子
無以迥於濂洛關閩

之先儒則何以說有
相因旨有互明而
今皇帝復命儒臣以進
此爲耶蓋漢魏之時

猶爲近古而說之近
古者爲有據大哉我
太祖之論學術也曰聖人
之學以古爲準賢人

解三
之學以聖爲則苟局
於小而拘於凡近則
亦豈能克廣其學哉
繇是觀之則

文皇帝垂文教於前欽定

大全

今皇帝承道統於後命
進註疏後先相繼詎

不偉哉但註疏之板
僅二京本藏之春官
福本藏之布司學者
艱於獲覩而張天如

註疏大全合纂新刊
於蘇門又苦非全書
寅牧熊子者素以表
章經術爲已任乃簡

十三經中四書全本
行世正其訛舛而餘
經嗣授刻云四書者
古無是名蓋因今所

定云其原本則論語
孟子各爲一經學庸
舊置禮記中茲合而
梓之者亦欲廣後人

之學術於以遡大全
之自始耳若曰遠
王制也則熊子又豈其
任咎焉是爲敘

崇禎丙子陽月

武陵楊鶚書



新刊本情五

大
學
聖
廟

兵部堂

熊寅牧訂正

大學註疏

沐日堂藏板

禮記註疏卷第六十

漢鄭氏註

唐孔穎達疏

明

熊九岳
熊九勅

較

大學第四十二

○陸曰鄭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
疏正義曰按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即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為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註

德謂在明其至德也止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

○大舊音泰劉直帶反近附近之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

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

意者先致其知註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

其○知如字徐音智下致知同致知在格物註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

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

所好來也此致或爲至○格古百反好呼報反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

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

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

本此謂知之至也註壹是專行是也○治國治茲所直吏反下同

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

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

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

子必慎其獨也註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厭讀爲厲

驚閉藏貌也

○母音無惡惡上鳥路反下如字臭昌救反好好上呼報反下如字謙依注讀

為懷徐苦箏反閒音閑厭讀為驚鳥斬反又鳥箏反揜於檢反著張慮反注同肺芳廢反肝音干言厭於

琰反一音於步反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

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註嚴乎言可

畏敬也胖猶大也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胖步丹

反注及下同見賢通反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

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註此心

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崖也菉竹猗猗喻美盛斐有文

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

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

○洪音其澳本亦作與於六反本又作隩一音烏報反崇音緣倚於宜反斐芳尾反一音匪文章貌嗟七

何反琢丁角反摩本亦作磨未何反爾雅云骨曰切象曰嗟王曰琢石曰磨僖下板反又胡板反赫許百

反喧本亦作喧况晚反諠許袁反詩作諠或作喧音同恂依注音峻思俊反一音思旬反慄利悉反澳於

六反隈鳥回反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註聖人既

有親賢之德其政又有樂利於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

○於音烏下於緝熙同戲好胡反徐范音義樂其樂竝音岳又音洛注同

康誥曰克

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

明也註皆自明明德也克能也顧念也諟猶正也帝

典堯典亦尚書篇名也峻大也諟或為題

○誥古報反大音泰

顧諟上音故本又作頤同下音是峻徐音俊又私俊反題徐徒兮反

湯之盤銘曰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

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註盤銘刻戒於盤

也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

○盤

步下反銘徐音冥亡丁反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

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知鳥

乎註於止言鳥之所止也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

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言人亦當擇禮義樂土而

自止處也論語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畿音祈

又音幾音同緝蠻音緜一音亡取反毛詩作緜傳云緜蠻小鳥貌

詩云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

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註緝熙光明

也此美文王之德光明故其所以自止處

○緝七入反熙許其

友
疏 大學至道矣。○正義曰：此經大學之道在於明
道也。○在明明德者，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己之光
明之德，謂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此其一也。○在親
民者，言大學之道在於親愛於民，是其二也。○在止
於至善者，言大學之道在於止處於至善之行，此其三
也。言大學之道在於此三事矣。○知止而后有定者，
更覆說止於至善之事，既知止於至善而后心能有
定，不有差貳也。○定而后能靜者，心定無欲，故能靜
不躁求也。○靜而后能安者，以靜故情性安和也。○
安而后能慮者，情既安和，能思慮於事也。○慮而后
能得者，既能思慮，然後於事得宜也。○物有本末，事
有終始者，若於事得宜而天下萬物有本有末，經營
百事有終有始也。○知所先後者，既能如此，天下百
事萬物皆識知其先後也。○則近道矣者，若能行此
諸事，則附近於大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前章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親民止善，覆說止善之事，
既畢，故此經明明德之理。○先治其國者，此以積學

能爲明德盛極之事，以漸到今本其初，故言欲章明
已之明德，使徧於天下者，先須能治其國。○欲治其
國者，先齊其家也。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言若欲齊
身，必先正其心也。○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若欲脩
萬慮，謂之爲心情所意念，謂之意。若能誠實其意，則心
傾邪，必須先至誠在於意念也。若能誠實其意，則心
不傾邪也。○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
已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後
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致知在
格物，此經明初以致知積漸而大，至明德前經從盛
以本初，此經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也。致知在格物
者，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格來也。已有所知，則能在
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言善
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而來，應之言
善惡之來，緣人所好也。○物格而后知至者，物既來
則知其善惡，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善，若惡事來
則知其至惡，既能知至則行善不行惡也。○知至

而后意誠既能知至則意念精誠也○意誠而后心正者意能精誠故能心正也○國治而后天下平者則上明明德於天下是以自天子至庶人皆然也○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者言上從天子下至庶人貴賤雖異所行此者專壹以脩身為本上言誠意正心齊家治國今此獨云脩身為本者細別雖異其大畧皆是脩身也○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本亂謂身不脩也未治謂國家治也言已身既不脩而望家國治者否矣否不也言不有此事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者此覆說本亂而未治否矣之事也○譬若與人交接應須敦厚以加於人今所厚之處乃以輕薄謂以輕薄待彼人也其所薄者厚謂已既與彼輕薄欲望所薄之處以厚重報已未有此事也言已以厚施人人亦以厚報已也若已輕薄施人人亦輕薄報已言事厚之與薄皆以身為本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者本謂身也既以身為本若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至極也○所謂誠其意者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節

明誠意之本先須慎其獨也○毋自欺也言欲精誠共意無自欺誑於身言於身必須誠實也○如惡臭者謂臭穢之氣謂見此惡事人嫌惡之如人嫌見穢之氣心實嫌之口不可道矣○如好好色者謂見此善事而愛好之如似人好色心實好之口不可道矣言誠其意者見彼好事惡事當須實好惡之不言而自見不可外貌詐作好惡而內心實不好惡也皆須誠實矣○此之謂自謙者謙讀如慊然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謂小人獨居無所不為見君子而后乃厭然閉藏其不善之事宜著所行善事也○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者言小人為惡外人視之昭然明察矣如見肺肝雖銷沮閉藏言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者言此小人既懷詐實惡事於中心必形見於外不可揜藏○注謙讀為慊○正義曰以經義之理言作謙退之字既無謙退之事故讀為慊也○不蒲之貌故又讀為厭也○曾安靜也云厭讀為厲也為黑色如為閉藏貌也○曾

子曰十日所視者此經明君子修身外人所視不可不誠其意作記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之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者言所指視者衆也十日謂十人之目十手謂十人之手也○其嚴乎者既視者及指者皆衆其所畏敬可嚴憚乎○富潤屋德潤身者言此二句爲喻也言家若富則能潤其屋有金玉又華飾見於外也○德潤身者謂德能濡潤其身使身有光榮見於外也○心廣體胖者言內心寬廣則外體胖大言爲之於中必形見於外也故君子必誠其意者以有內見於外必須精誠其意在內心不可虛也○詩云瞻彼淇澳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故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瞻彼淇澳棗竹猗猗者此詩衛風淇澳之篇衛人美武公之德也淇隈也棗玉芻也竹篇竹也視彼淇水之隈曲之內生此棗之與竹猗猗然而茂盛以淇水侵潤故也言視彼衛朝之內上有武公之身道德茂盛亦本康叔之餘烈故也引之者證誠意之道○有斐君子者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學問之益矣○如切如磋者如

骨之切如角之磋又能自脩也○如琢如磨者如玉之琢如石之磨也○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又瑟然顏色矜莊僖然性行寬大赫然顏色盛美諠然威儀宣美斐然文章之君子民皆愛念之終久不可忘也諠忘也自此以上詩之本文也自此以下記者引爾雅而釋之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者論道其學矣○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者謂自脩飾矣言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脩亦謂詩本文互而相通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者恂讀爲峻言顏色嚴峻戰慄也○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謂善稱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論道武公盛德至極美善人之愛念不能忘也○注此心至著也○正義曰諠忘也釋訓文也云道猶言也謂經中道盛德至善恐爲道德之道故云道猶言也云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者以經之恂字他本或作峻字故讀爲嚴峻之峻詩箋云還爲恂也此記爲赫兮喧兮詩經云赫兮喧兮本不同也云以其意誠而德著也以武公用意精誠德著於人人不忘也以經廣明誠意之事故

鄭云意誠而德著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此周頌烈文之篇也美武王之詩於戲猶言烏呼矣以文王武王意誠於天下故詩人嘆美之云此前世之王其德不可忘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者言後世貴重之言君子皆美此前王能賢其賢人而親其族親也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者言後世卑賤小人美此前王能愛樂其所樂謂民之所樂者前王亦愛樂之利其利者能利益其人之所利民爲利者前王亦利益之云前王施爲政教下順人情不奪人之所樂利之事故云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也。○此以沒世不忘也由前王意能精誠垂於後世故君子小人皆所美念以此之故終沒於世其德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者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已之德周公封康叔而作康誥戒康叔能明用有德此記之意言周公戒康叔以自明其德與尚書異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者顧念也諟正也伊尹戒大甲云爾爲君當顧念奉正天之顯明之命不邪僻也。○帝典曰克明峻德者帝典謂堯典之篇

峻大也尚書之意言堯能明用賢俊之德此記之意言堯能自明大德也皆自明也此經所云康誥大甲帝典等之文皆是人君自明其德也故云皆自明也。○(注)皆自明明德也。○正義曰明明德必先誠其意此經誠意之章由初誠意也故人先能明已之明德也。○湯之盤銘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湯之盤銘者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爲戒必於沐浴之者戒之甚也。○苟日新者此盤銘辭也非唯洗沐自新苟誠也誠使道德日益新也。○日日新者言非唯一日之新當使道德日益新也。○又日日新者言非唯一日之新當常日新皆是丁寧之辭也此謂精誠其意脩德無已也。○康誥曰作新民者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誥言殷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爲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爲新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者此大雅文王之篇其詩之本意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唯爲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極盡也言君子欲日新其德無處不用

其心盡力也言自新之道唯在盡其心力更無餘行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故止云大學之道在於至善此商頌玄鳥之篇言殷之邦畿方千里唯人所居止此記斷章於其民人而擇所止言人君賢則來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者此詩小雅緡蠻之篇刺幽王之詩言緡蠻然微小之黃鳥止在於岑蔚丘隅之處得其所止以言微小之臣依託大臣亦得其所也○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者孔子見其詩文而論之云是觀於鳥之所止則人亦知其所止鳥之知在岑蔚安閒之處則知人亦擇礼義樂土之處而居止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豈可以人不擇止處不如鳥乎言不可不如鳥也故論語云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是也○詩云穆穆文王之緡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緡熙謂光明也止辭也詩之本意云文王見此光明之人則恭敬之此記之意於緡熙言嗚呼文王之德緡熙光明又能敬其所止以自居處也○注鳥擇至止處○正義曰岑謂巖險

蔚謂草木蒼蔚言鳥之所止必擇靜密之處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註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

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

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吾聽訟似用反猶人也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母

訟音無此謂知本註本謂誠其意也所謂脩身在正

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

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

修身在正其心註憤怒貌也或作憤或爲慮○忿弗

勅值反范音雅徐丁四反又音勸恐丘勇反好呼報反下故好而知同樂徐五教反一音岳憤音致慮音致又得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

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

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

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

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註

之適也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

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教惰此人非以其

志行薄與反以喻已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鮮罕也

人莫知其子之惡猶愛而不察碩大也○辟音譬下

喻也賤惡鳥路反下惡而知同教五報反惰徒卧反

其惡惡上如字下鳥路反鮮仙善反注同諺魚變父

俗語也度徒洛反與音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

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

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

使衆也康誥曰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註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

於赤子之者欲也○弟音悌長丁丈反下長長并注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註一家一

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機發動所由也僨猶覆敗

也春秋傳曰登戾之又曰鄭伯之車僨於濟戾或為

吝債或為犇○戾力計反音徐音奮本又作債注同覆芳福反濟子禮反犇音奔堯舜

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註言民化君行也君若

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好呼報反注同行下孟反或如字

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

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

齊其家註有於已謂有仁讓也無於已謂無貪戾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

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

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

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註天

天蓁蓁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天於驕反蓁音臻忒他得反所謂

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

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註

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倍棄也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倍或作偕矩或作巨○弟音悌倍音佩注同絜音結拒之音矩本亦作矩偕棄音佩本亦作倍下同絜也若結反巨音拒本亦作拒其呂反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烏路反下皆同母音無下同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言治民之道

無他取於已而已○只音紙好皆呼報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

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

為天下僇矣○註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

大臣為政者在下之民俱視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

德乎邪辟失道則天下共誅之矣○節前切反又音如字巖五銜反辟

匹亦反又必益反與僻同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

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

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
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
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註師衆也
克能也峻大也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
亦有能配天者謂天享其祭祀也及紂爲惡而民怨
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之事天之大命持之誠不
易也道猶言也用謂國用也施奪施其劫奪之情也
悖猶逆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
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喪息浪反峻恤後
反易以鼓反注同爭

爭鬪之爭施如字悖布內反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
下同上時掌反藏才浪反

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註于於也天命不于常言

不專祐一家也○專祐音又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

以爲寶註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寶時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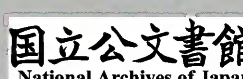
觀射父昭奚恤也○射父食亦反又食夜反父音甫舅犯曰亡人無

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註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

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

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仁親

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辟音避驪力
宜反本又作麗



亦作嬖同翟音狄顯許通及爲之干僞反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註秦誓周書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殺還誓其羣臣故作此篇也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士也若已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

士曰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媚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一个古賀反尚書作介音界臣此所引與尚書文小異斷丁亂反無它音他技其綺反下及注同休休許蚪反尚書傳曰樂善也鄭注休休云寬容貌何休注公羊云美大之貌好呼報反帝音試詩洛反媚莫報反尚書作冒音同謂覆蔽也惡烏路反下能惡人同俾本又作卑必爾反敗必邁反殺戶交反樂音岳又音洛妬丁路反拂戾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註放去惡人媚嫉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

○逆比孟反又逼諍反諍音爭關見賢而不能舉

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

也註命讀為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已

是輕慢於舉人也○命依註音慢武好人之所惡惡

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畜必逮夫身註拂猶俛也

逮及也○好呼報反下皆同惡烏路反下同拂扶弗

音扶俛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

之註道行所由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

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註是不務祿不肖而

勉民以農也○肖音笑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註發起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成其令

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施始

由汝反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

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註言君行仁道

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其為誠然如已府

庫之財為已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

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

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

也註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

爲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歛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歛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畜許六反下同乘徐繩證反下及注同蔑莫結反以上時掌反采七代反本亦作萊爲之于僞反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言務聚財爲已用者必忘義是小人所爲也長丁丈反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註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

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不能

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難乃旦反猥烏罪反林音救本亦作救著張慮反此

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疏子曰至利也○正義曰此一經廣明

誠意之事言聖人非惟自誠已意亦服民使誠意也孔子稱斷獄猶如常人無他異也言吾與常人同也○必也使無訟乎者必也使無理之人不敢爭訟也人無道理者不得盡其辭者情實也言無實情虛誕之者大能畏脅民人之志言人有虛誕之志者皆畏懼不敢盡言民亦誠實其意也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者孔子之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是記一經廣明誠意之事然能使無訟則是異於人也而云吾猶人者斷獄者具備兩造吾聽與人無殊故云吾猶人也但用誠意大畏其心志所以使無訟也○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云無情不得盡辭大畏

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事意爲行本廣明誠意之事
則知其本故云此謂知本也○所謂脩身者此覆明
前經正心脩身之事○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者
懣謂怒貌也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言因怒而違於
正也所以然者不修其身既皆於理則失於正也○
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者言因恐懼而違於正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此
言脩身之本必在正心若心之不正身亦不脩若心
之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是心爲身本脩身必在
於正心也○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此經重明前
經齊家脩身之事○人之其所親愛而譬焉者之猶
適也此言脩身之譬也設我適彼人見彼有德則爲
我所親愛當反自譬於我也以彼有德故爲我所
親愛則我若自脩身有德必然亦能使衆人親愛於
我也○之其所賤惡而譬焉者又言我往之彼而賤
惡彼人者必是彼人無德故也亦當迴以譬我我若
無德則人亦賤惡我也○之其所畏敬而譬焉者又
我往之彼而畏敬彼人必是彼人莊嚴故也亦迴以

譬我我亦當莊敬則人亦必畏敬我○之其所哀矜
而譬焉者又我往之彼而哀矜彼人必是彼人有慈
善柔弱之德故也亦迴譬我我有慈善而或柔弱則
亦爲人所哀矜也○之其所敖惰而譬焉者又我往
之彼而敖惰彼人必是彼人邪僻故也亦迴譬我
若邪僻則人亦敖惰於我也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
其美者天下鮮矣者知識也鮮少也人心多偏若心
愛好之而多不知其惡若嫌惡之而多不知其美今
雖愛好知彼有惡事雖增惡知彼有美善天下之內
如此者少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
其苗之碩者碩猶大也言人之愛子其意至甚子雖
有惡不自覺知猶好而不知其惡也農夫種田恒欲
其盛苗雖碩大猶嫌其惡以貪心過甚故不知其苗
之碩若能以已而待他物也○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
可知皆以已而待他物也○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
其家者此不知子惡不知苗碩之人不脩其身身既
不脩不能以已譬人故不可以齊整其家○注之適
至大也○正義曰之適也釋詁文云反以喻已者謂

見他人所親愛彼賤惡以人類已他人之事及來自
譬已身也云則脩身與否可自知也者謂彼人不脩
則被賤惡敖惰已若不以脩身事亦然也若彼脩身
則被親愛敬畏已若脩身亦當然也故云脩身與否
可自知也云碩大也釋詁文○所謂至其家此一節
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康誥曰如保赤子者此
成王命康叔之辭赤子謂心所愛之子言治民之時
如保愛赤子愛之甚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者言愛此赤子內心精誠求赤子之嗜欲雖不能正
中其所欲去其所嗜欲其不甚遠言近其赤子之嗜
欲爲治人之道亦當如此也○未有學養子而后嫁
者而言母之養子自然而愛中當赤子之嗜欲非由
學習而來故云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此皆本心而
爲之言皆喻人君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
國興讓者言人君行善於家則外人化之故一家一
國皆仁讓也○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者謂人君一人
貪戾惡事則一國學之作亂○其機如此者機謂發
機也動於近成於遠善惡之事亦發於身而及於一

國也○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者僨猶覆敗也謂
人君一言覆敗其事謂惡言也一人定國謂由人君
一人能定其國謂善政也古有此言今記者引所爲
之事以結之上云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是一言僨事
也又云一家仁讓則一國仁讓是知一人定國也一
家則一人也皆謂人君是一人之身先治一家乃後
治一國○其所令及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令謂君所
號令之事若各隨其行之所好則人從之其所好者
是惡所令者是善則所令之事及其所好雖欲以令
禁人人不從也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者諸
於也謂君子有善行於已而后可以求於人使行善
行也謂於已有仁讓而后求於人之仁讓也無諸
已而后非諸人者謂無惡行於已而后可以非責於
人爲惡行也謂無貪利之事於已而后非責於人也
○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者謂所
藏積於身既不怨實而能曉喻於人使從已者未之
有也言無善行於身欲曉喻於人爲善行不可得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者此周南桃夭之篇論

昏姻及時之事言桃之夭夭少壯其葉蓁蓁茂盛喻婦人形體少壯顏色茂盛之時似桃之夭夭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者之子者是子也歸嫁也宜可以為夫家之人引之者取宜其家人之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者言人既家得宜則可以教國人也○詩云宜兄宜弟者此小雅蓼蕭之篇美成王之詩詩之本文言成王有德宜人兄宜為人弟此記之意宜兄宜弟謂自與兄弟相善相宜也既為兄弟相宜而可兄弟之意而后可以教國人也○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此曹風鳴鳩之篇忒差也正長也言在位之君子威儀不有差忒可以正長是四方之國言可法則也○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者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謂其脩德於家在室家之內使父子兄弟足可方法而后民法之也是先齊其家而後能治其國也○注一家至於濟○正義曰一家一人謂人君也者以經言治家故知是人君也若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云春秋傳曰登戾之者此隱五年春案公羊彼傳文公

魚于棠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彼注意謂以思得而來之齊人語急得來作登來也聲有緩急得為登謂隱公觀魚於棠得此來觀之公羊傳為登來鄭所引公羊本為登戾與公羊本不同也鄭意以戾為貪戾故引以證云又曰鄭伯之車債於濟者隱三年左傳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但欲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於平天下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須脩身然後治國由近至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民其又次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故總而論之今各隨文解之○上恤孤而民不倍者孤弱之子人所易棄倍上君長若能憂恤孤弱不遺則下民學之不相棄倍也○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者絜猶結也矩法也言君子有能結持矩法之道動而無失以此加物物皆從之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者此以下皆是絜矩之道也譬諸侯有

天子在於上有不善之事加已已惡之則不可廻持此惡事使已下者爲之也○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者言臣下不善事已已所有惡則已不可持此惡事迴以事已之君上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者前謂在已之前不以善事施已已使憎惡則無以持此惡事施於後人也○所惡於後毋以從前者後謂在已之後不以善事施已已則無以惡事施於前行之人也○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者謂與已平敵或在已右或在已左以惡加已已所憎惡則無以此惡事施於左人舉此一隅餘可知也○此之謂絜矩之道者上經云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其絜矩之義未明故此經申說能持其所有以待於人怨已接物卽絜矩之道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此記者引之又申明絜矩之道若能以已化從民所欲則可謂民之父母此小雅南山有臺之篇美成王之詩也只辭也言能以已化民從民所欲則可爲民父母矣○民之所好奸之者謂善政恩惠是民之願好已亦好之以施於民若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是也○民之所惡惡之

者謂苛政重賦是人之所惡已亦惡之而不行也○詩云節彼南山者上經說怨已待民此經明已須戒慎也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所任大臣非其賢人也節然高峻者是彼南山維積累其石巖巖然高大踰幽王大

臣師尹之尊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赫顯盛貌是太師與人爲則者具俱也爾汝也在下之民俱於汝而瞻視之言皆視師尹而爲法此記之意以喻人君在上民皆則之不可不慎○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者有國謂天子諸侯言民皆視上所行而則之不可不慎其德乎宜慎之也○辟則爲天下僂矣者僂謂刑僂也君若邪僻則爲天下之民共所誅討若桀紂是也○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一經明治國之道在貴德賤財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因以戒成王也克能也師衆也言殷自紂父帝乙之前未喪師衆之時所行行政教皆能配上天而行也○儀監于殷命不易者儀宜也監視也今成王宜監視于殷之存亡峻大也奉此天之天命誠爲不易言

其難也。○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者道猶言也。詩所云者言帝乙以上得衆則得國，言殷紂失衆則失國也。○有德此有人，有人者有德之，人人之所附從。故有德此有人，也有人此有土，有土者有財，有財則生植萬物，故有財也。○有財此有用者，爲國用有財，豐以此而有供國用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者德能致財，財由德有，故德爲本，財爲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者，外疏也，內親也。施奪謂施其劫奪之情也。○是故財聚則民德則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情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若事不兩興，財由民立，君若重財而輕民，則民散也。若散財而賜恤於民，則民咸歸聚也。○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言悖逆也。若人君政教之言悖逆人心而出，行者則民悖逆君上而入。以報答也。謂非違君命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若若人君厚歛財貨，悖逆民心而入，積聚者不能久。財人畔於上，財亦悖逆君心而散出也。言衆畔，衆財散非君有也。○注師衆至厚亡。○正義曰：師衆也。

峻大也。皆釋詁文爾雅。峻字馬旁爲之，與此同也。克能也。釋言文也。云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者君有逆命，解經言悖而出也。民有逆辭，解經亦悖而入。謂人有逆君之辭，以拒君也。云老子曰：多藏必厚亡者，言積聚藏之既多，必厚重而散亡也。引之者，證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者，謂天之命不於是，常在一家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不常在書之本意。言道爲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不常在一家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者，此舅犯勸重耳之辭。於時重耳逃亡在翟，秦穆公欲納之，交國而勸重耳不受。秦命對秦使云：奔亡之人無以貨財爲寶，惟親愛仁道以爲寶也。○注楚書至奚恤。○正義曰：鄭知是楚昭王時書者，案楚語云：楚昭王使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幾何矣？王孫圉對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新序云：秦欲伐楚，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

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焉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南面之壇四西面之壇令尹子西南面大宗子牧次之葉公子高次之發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楚之所寶者即賢臣也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也 秦王曰楚多賢臣無可以圖之何知 戰國義云楚王築壇昭奚恤等立於

昭奚恤等也謂賢為

曰此

理

百

奉

得所者有令尹子西

車不起者有大宗子

不侵鄰國者有

湯蹈火

葉公

固城

旅治

發能

之風

保愛

也是皆為寶也引之 ○正義曰舅犯晉文公

萬死不顧一 決勝千里之外懷霸

舅狐偃也亡人文公也云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而勸之復國舅犯為之對此辭也者案篇文載在國語○此一經明居臣進賢誦惡秦誓尚書周書篇名秦穆伐鄭為晉所敗於殺還歸誓羣臣而作此篇也秦穆公 記者引之以明好賢 介臣

誠一之貌猗與兮是語辭古文尚書今為猗言有一介之臣 猗然專一與此本異○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者言此專一之臣無他奇異之技惟其心休休然易直好善寔有包容如此之人我當任用也○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謂見人有技藝欲得親愛之如已自有也○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謂見人有才彥美通聖其心中愛樂不啻如自其口出心愛此彥聖之美多於口說言其愛樂之甚也○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者寔是也若能好賢如此是能有所包容則我國家得安保我後世子孫黎黎衆也尚庶幾

也非直子孫安其下衆人皆庶幾亦職有利益哉也
○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者上明進賢之善此論蔽
賢之惡也媚妬也見人有技藝則掩藏媚妬疾以憎
惡之也○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者見他人之彥
聖而違戾抑退之俾使也使其善功不通達於君尚
書通爲達字也○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殆哉者若此蔽賢之人是不能容納家國將亡
不能保我子孫非唯如此衆人亦曰殆危哉○注秦
誓至危也○正義曰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殺還
誓其羣臣而作此篇也者案尚書序秦穆公伐鄭晉
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又左傳僖三十三年
秦穆公與師伐鄭蹇叔等諫之公不從爲晉人與姜
戎要而擊之敗諸崤是其事也云美士爲彥者爾雅
釋訓文黎衆也俾使也皆釋詁文尚庶幾者釋言文
爾雅庶幾尚也是尚爲庶幾矣云媚妬也者說文云
媚夫妬婦是媚爲妬也○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
不與同中國者言唯仁人之君能放流此蔽善之人
使逆遠在四夷不與同在中國若舜流四凶而天下

咸服是也○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者臣放
此蔽賢之人遠在四夷是仁人能愛善人惡不善之
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者此謂凡庸
小人見此賢人而不能舉進於君假設舉之又不能
使在其已之先是爲慢也謂輕慢於舉人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者此謂小人見不善
之人而不能抑退之假命抑退之而不能使遠返之
過者言是愆過之人也○好人之所惡者人謂君子
君子所惡者凶惡之事今乃愛好凶惡是奸人之所
惡也○惡人之所好者君子所好仁義善道今乃惡
此仁義善道是惡人之所好也○是謂拂人之性者
○若如此者是謂拂戾善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者
逮及也如此菑必及夫身矣○是故君子有大道者
大道謂所由行孝悌仁義之大道也○必忠信以得
之驕泰以失之者言此孝悌仁義必由行忠信以得
之由身驕泰以失之也○生財有大道者此一經明
人君當先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上文大道
謂孝悌仁義之道此言人君生殖其財有大道之理

則下之所云者是也。○生之者衆者謂爲農桑多也。○食之者寡者謂減省無用之費也。○爲之者疾者謂百姓急營農桑事業也。○用之者舒者謂君上緩於營造費用也。○則財恒足矣者言人君能如此則國用恒足。○仁者以財發身者謂仁德之君以財散施發起身之令名也。○不仁者以身發財者言不仁之人唯在吝嗇務於積聚勞役其身發起其財此治家治國天下之科皆謂人君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言在上人君好以仁道接下其下感君仁恩無有不愛好於義使事皆得其宜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言臣下悉皆好義百事盡能終成故云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言皆能終成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又爲人君作譬云君若行仁民必報義義必終事譬如人君有府庫之財必皆爲所用也。故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注其爲至有也。○正義曰言君行仁道則臣必爲義臣旣行義事必終成以至誠相感必有實報如已有府庫之財爲已所有也其爲誠實而然言不虛也。○孟獻子曰畜

馬乘不察於雞豚者此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於積財若務於積財卽是小人之道非君上之道言察於雞豚之所利爲畜養馬乘士初誠爲大夫不闕察於雞豚之小利。○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者卿大夫以喪祭用冰從固陰之處伐擊其冰以供喪祭故卿大夫爲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爲財利以食祿

謂卿大夫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者百乘地方百里故云百乘之家賦稅什一之外徵○與其有

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者若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竊之臣以盜臣盜君府

庫利也者害小也。○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者言爲人君長於國家而務聚民財以爲己財者必自爲小人之行也。○注孟獻子至可也。○正義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者此據左傳文也云畜馬乘者以士初

試爲大夫者案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駢駢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百乘之家家至爲大夫者今別云畜馬乘者不察雞豚故知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者案昭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注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上若恩賜及食亦冰也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粲可也全食肉卿也故皆與焉是也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云百乘之家鄭云采地一同之度輪是也○彼爲至利也○前經明遠財重義是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此經明爲君治國棄遠小人亦是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彼爲善之者謂君也君欲爲仁義之道善其政教之語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者言君欲爲令小人使爲治國家之事毒害於下故菑害患難財利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者旣使小人治國善政之亦無能柰此患難之何言不能註疏卷第六十止之以其惡之已著故也

中庸

報考

卷第六十

熊寅牧訂正

中庸疏

沐日堂藏板

禮記註疏卷第五十二

漢鄭氏註

唐孔穎達疏

明

熊九岳

熊九勅

較

中庸第三十一

○陸曰鄭云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

聖祖之德也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

德此於別錄屬通論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註

天命謂天所

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

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

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

廣之人放傲之是日教○率所律反知音智下知者大知皆同放方往反傲胡教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註道猶道路

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惡乎從也○離力智反下是及注同惡音烏

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註小人

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人

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脩正是其不須臾離道○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

獨也註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為小人於隱者動作

言語自以為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

佔聽之者是為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為之○見賢遍反注顯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中和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也註中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

教自此出也○樂音洛注同中丁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註致行之至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

疏天命至育焉○正義曰此節明中庸之德必脩道而行謂子思欲明中庸先本於道○天

命之謂性者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

老子云道本無名強名之曰道但人自然感生有剛柔好惡或仁或義或禮或知或信是天然感生有剛謂之性○率性之謂道率循也道者通物之名言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違越是之曰道感仁行仁感義行義之屬不失其常合於道理使得通達是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謂人君在上脩行此道以教於下是脩道之謂教也○注天命至曰教○正義曰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是也注是謂性命案易乾柔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云木神則仁者皇氏云東方春天主施生仁亦主施生云金神則義者秋為金金正嚴殺義亦果敢斷決也云火神則禮者夏為火火主照物而有分別禮亦主分別云水神則信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云土神則知者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義者多知亦所含者衆故云土神明知云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不云命者稟以通解性命為一故不復言命但性情之義說者不通亦畧言之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則是水動則是波

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案左傳云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於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矣唯人獨稟秀氣故禮運云人者五行之秀氣被色而生既有五常仁義禮智信因五常而有六情則性之與情似金與鑲印鑲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鑲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詩序云情動於中是也但感五行在人為五常得其清氣備者則為聖人得其濁氣簡者則為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為九等孔子云唯土智與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者此謂聖人脩行仁義禮智信以為教化道猶道路也道者開通性命猶如道路開通於人人行於道路不可須臾離也若離道則礙難不通猶善道須臾離棄則身有患害而生也可離非道也者若荒梗塞澀之處是可離棄以非道路之所由猶如凶惡邪僻之行是可離棄以亦非善道之行故云可離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者言君子行道先慮其微若微能先慮則必合於道故君子恒常戒於其所不睹之處人雖目不睹之處猶戒慎况其惡事睹見而肯犯乎故君子恒常戒慎之○恐懼乎其所不聞者言君子恒恐迫畏懼於所不聞之處言雖耳所不聞恒懷恐懼之不睹不聞猶須慎懼况諸聞之處恐懼可知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莫無也言凡在衆人之中猶如所畏及至幽隱之處謂人不見便即恣情人皆佔聽察見罪狀甚於衆人之中所以恒須慎懼如此以罪過愆失無見於幽隱之處無顯露於細微之所也○故君子慎其獨也者以其隱微之處恐其罪惡彰顯故君子之人恒慎其獨居言雖曰獨居能謹慎守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言喜怒哀樂緣事而生未發之時澹然虛靜心無所慮而當於理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不能寂靜而有喜怒哀樂之情雖復動發皆中節限猶如鹽梅相得性行和諧故云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者言情欲未發是人性初本故曰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者言情慾雖發而能和合道理可通達流行故曰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至也位正也育生長也言人君所能至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萬物其養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註庸常也用

中爲常道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爲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爲常行是其反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忌憚徒旦反忌畏也憚難也難

乃且及行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註鮮罕

也言中庸為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 ○中庸其至矣乎一本作中庸

之為德其至矣乎鮮息淺及下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

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

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

味也 註罕知其味謂愚者所以不及也過與不及使

道不行唯禮能為之中 ○知音智下文大知也予知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註閔無明君教之 ○夫音扶 **疏** 仲尼

夫 ○正義曰此一節是子思引仲尼之言廣明中庸

之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之道鮮能行之

○君子中庸者庸常也君子之人用中以為常故為

君子中庸也○小人及中庸者小人則不用中為常是

君子中庸之事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此覆說

而時節其中謂喜怒哀不過節也故云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此覆說小人之

中庸之事言小人為中庸形貌為小人而心行無所

忌憚故云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將此以為常亦以

為中庸故云小人之中庸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

○前既言君子小人不同此又歎中庸之美人寡能

久行其中庸之德至極美乎○民鮮能久矣者○但

寡能長久而行鮮罕也言中庸為至美故人罕能久

行之○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者此覆說人寡

能行中庸之事道之所以不行者言我知其道之不

中庸 五

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為難故云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是以變知稱賢變愚稱不肖是賢勝於智不肖勝於愚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者言飲食易也知味難也猶言人莫不行中庸但鮮能久行之言知之者易行之者難所謂愚者不能及中庸也案異義云張華辨鮮師曠辨薪符郎為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鷄知棲半露食鵝知其黑白此皆晉書文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者夫子既傷道之不行又哀閔傷之云時無明君其道不復行也○注及至庸也○正義曰及中庸者所行非中庸者言用非中以為常是及中庸故云所行非中庸云亦自以為中庸也解經小人之中庸雖行惡事亦自謂為中庸云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解經君子而時中云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為常行者解經小人而無忌憚既無忌憚則不時節其中庸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註邇近也近

言而善易以進人察而行之也兩端過與不及也用

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斯此也其德如此

乃號為舜舜之言充也

○與音餘下強與皆同好呼報反下尚易以鼓反

疏

子曰至舜乎○正義曰此一經明舜能行中庸之行先察近言而後至於中庸也○舜其大知也與者既能包於大道又能察於近言即是大知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端謂頭緒謂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言舜能執持愚知兩端用其中道於民使愚知俱能行之○其斯以為舜乎者斯此也以其德化如此故號之為舜○注舜之言充也○正義曰案謚法云受禪成功曰舜又云仁義盛明日舜皆是道德充滿之意故言舜為充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註予
我也言凡人自謂有知人使之入罟不知辟也自謂
擇中庸而為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恒音古
網之總名獲胡化反尚書傳云捕獸機檻陷阱沒之
陷阱才性反本或作穿同阱穿地陷獸也說文云穿
或為阱字也辟音避注疏子曰至守也○正義曰此
知辟辟害皆同期音基疏一經明無知之人行中庸
之事予我也世之愚人皆自謂言我有知○驅而納
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者此謂無知之人
設罟也罟網也獲謂作樗也陷阱謂坑也穿地為坎
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言禽獸被人所驅納於罟網
獲陷阱之中而不知遠辟似無知之人為罟欲所驅
罪罟之中而不知辟即下文是也○擇乎中庸而不

能期月守也者鄭云自謂擇中庸而為之亦不能久
行言其實愚又無恒也小人自謂選擇中庸而心行
亦非中庸假令偶有中庸亦不能
期周一月而守之知入陷阱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註拳拳奉持之貌○拳音權又起阮反徐羗
權反膺徐音應又於陵反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

也中庸不可能也註言中庸難為之難○蹈音悼
又徒報反

子曰至能也○正義曰此一節是夫子明顏回能行
中庸言中庸之難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
之矣者言顏回選擇中庸而行得一善事則形貌拳
拳然奉持之膺謂膺言奉持守於善道弗敢棄失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
謂卿大夫也○白刃可蹈也者言白刃雖利尚可履

中庸
蹈而行之○中庸不可能也言在上諸事雖難猶可
為之唯中庸之道不可能也為知者過之愚者不及
言中庸難
為之難也

子路問強註

強勇者所好也

○強其良反反下
同奸呼報反

子曰南方

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註

言三者所以為強

者異也抑辭也而之言女也謂中國也

○女音汝
下抑女同寬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註

南方以

舒緩為強不報無道謂犯而不校也

○校交孝
反報也 衽金

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註衽猶席也

北方以剛猛為強

○衽而審反又而
鳩反厭於艷反

故君子和而不

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
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註此抑女之強也流

猶移也塞猶實也國有道不變以趨時國無道不變

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矯強貌塞或為色

○矯居表
反下同倚

依彼反徐

疏

子路至哉矯○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
之道亦兼中國之強子路聞孔子美顏

回能擇中庸言已有強故問之問強中亦兼有中庸

否庾氏云問強中之中庸者然此論之亦如論語云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之類是也○子曰南方之
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者抑語助也而之言女
也女子路也夫子將答子路之問且先反問子路言
強有多種女今所問問何者之強為南方為北方為
中國女所能之強也子路之強行中國之強也○寬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反問說
竟夫子遂為歷解之南方謂荆陽之南其地多陽陽
氣舒散人情寬緩和柔假令人有無道加已已亦不
報和柔為君子之道故云君子居之○在金丹死而
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者社卧席也金丹謂
軍戎器械也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福急故
人生剛猛恒好鬪爭故以甲鎧為席寢宿於中至死
不厭非君子所處而強梁者居之然惟云南北不云
東西者鄭冲云是必南北互舉蓋與東西俗同故不
言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此以下皆述中國之
強也流移也矯亦強貌也不為南北之強故性行和
合而不流移心行強哉形貌矯然○中立而不倚強
哉矯者中正獨立而不偏倚志意強哉形貌矯然○
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者若國有道守直不變德
行充實志意強哉形貌矯然○國無道至死不強
哉矯者若國之無道守善至死性不改變志意強哉
形貌矯然○注此抑至強貌○正義曰此抑女之強
也何以知之上文既說三種之強又見南方之強又

見北方之強唯抑而之強未見故知此經所云者是
抑女之強也云流移也者以其性和同不流移隨物
合和而不移亦中庸之德也云國有道不變以趨時
者國雖有道不能隨逐物以求榮利今不改變已志
以趨會於時也云矯強貌者
矯是壯大之形故云強貌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註素讀為攻

城攻其所係之係猶鄉也言方鄉僻害隱身而行

詭譎以作後世名也弗為之矣取之也○係音素鄉
本又作嚮許

亮反下皆同詭又
委反下同譎音決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

已矣註廢猶罷止也弗能已矣汲汲行道不為時人

之隱行○汲音急隱
行下孟反君子俟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唯聖者能之註言隱者當如此也唯舜為能如

此○遯本又作遁遁同徒頓反君子之道費而隱註言可隱之節也

費猶俛也道不費則仕○費本又作拂同扶夫婦之

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

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

能焉註與讀為贊者皆與之與言匹夫匹婦愚耳亦

可以其與有所知可以其能有所行者以其知行之

極也聖人有不能如此舜好察邇言由此故與○以

預注皆與之與以其與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註

憾恨也天地至大無不覆載人尚有所恨焉况於聖

人能盡備之乎○憾本又作感故君子語大天下莫

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註語猶說也所說大事

謂先王之道也所說小事謂若愚不肖夫婦之知行

也聖人盡兼行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

察也註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鸞飛戾天

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鸞悅專

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又字又作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

至也察乎天地註夫婦謂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造

中庸
言此五十一
在老**疏**子曰至天地○正義曰此一節論夫子雖隱
及**疏**遜之世亦行中庸又明中庸之道初則起於
匹夫匹婦終則徧於天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
者素鄉也謂無道之世身鄉幽隱之處應須靜默若
行怪異之事求立功名使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
之矣者取之也如此之事我不能為之以其身雖隱
遜而名欲彰也○**注**素讀為攻城攻其所係之係○
正義曰司馬法文言身隱而行佹譎以作後世之名
若許由洗耳之屬是也○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
者言君子之人初既遵循道德而行當須行之終竟
今不能終竟猶如人行於道路半塗而自休廢廢猶
罷止也○吾弗能已矣已猶止也吾弗能如時人半
塗而休止言汲汲行道無休已也○**注**不為時人之
隱行○正義曰謂作佹譎求名是也君子以隱終始
行道不能止也○君子至能之○言君子依行中庸
之德若值時無道隱遜於世雖有才德不為時人所
知而無悔恨之心如此者非凡人所能唯聖者能之
若不能依行中庸者雖隱遜於世不為人所知則有

悔恨之心也○**注**唯舜為能如此○正義曰知者史
記云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海濱是不見知而
不悔○君子之道費而隱**注**云言可隱之節費猶佹
也言君子之人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
道之不費則當仕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言
天下之事千端萬緒或細小之事雖夫婦之愚偶然
與知其善惡若芻蕘之言有可聽用故云與知○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者言道之至極如造
化之理雖聖人不知其所由故云及其至也雖聖人
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以行之
至極故也前文據其知此文據其行以其知行有異
故別起其文但知之易行之難故上文云夫婦之愚
行之難故此經云夫婦之不肖不肖勝於愚也○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者○知之與行之皆
是至極既至極故聖人有不能也○**注**與讀為贊
者皆與之與○正義曰士冠禮云其饗冠者贊者皆
與謂干與也云舜好察邇言由此故與者即愚夫愚
婦有所識知故也與語助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

憾者憾恨也言天地至大無物不養無物不覆載如冬寒夏暑人猶有怨恨之猶如聖人之德無善不包人猶怨之是不可備也中庸之道於理為難大小兼包始可以備也○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者語說也大謂先王之道言君子語說先王之道其事既大天下之人無能勝載之者○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者○若說細碎小事謂愚不肖事既纖細天下之人無能分破之者言事似秋毫不可分破也○注聖人盡兼行○正義曰謂兼行大小之事小事則愚夫愚婦所知行大事則先王之道前文云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此云大事聖人兼行之者前云有所不知不能謂於小事不勝匹夫匹婦耳非謂大事不能也故此云盡兼行之○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者此大雅旱麓之篇美文王之詩引之者言聖人之德上至於天則鳶飛戾天是翱翔得所聖人之德下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游泳得所言聖人之于淵喻善人得所此引斷章故與詩義有異也○君

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言君子行道初始造立端緒起於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者○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言雖起於匹夫匹婦所行所知及其至極之時明察於上下天地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註言道

即不遠於人人不能行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註則法也言持柯

以伐木將以為柯近以柯為尺寸之法此法不遠人

人尚遠之明為道不可以遠○柯古何反睨徐音詣睨也故君子

以人治人改而止註言人有罪過君子以人道治之

其人改則止赦之不責以人所不能忠恕違道不遠

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註違猶去也君子之道
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
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
友先施之未能也註聖人而曰我未能明人當勉之無已庸德之
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
行行顧言註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聖人之行實過
於人有餘不敢盡常爲人法從禮也○行行皆下孟及
注聖人之行同或
一讀皆
如字
君子胡不慥慥爾註君子謂衆賢也慥慥守實
言行相應之貌○慥七到反行下孟及應
於陵反舊音應對之應
君子素其

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
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
而不自得焉註僚皆讀爲素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
其位也自得謂所鄉不失其道○難乃且
反下同
在上位不陵
下在下位不援上註援謂牽持之也○援音
園注同
正已而
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註無怨人無
怨之者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已音
紀怨於
願反又於元反
下及注並同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
幸註易猶平安也俟命聽天任命也險謂傾危之道

○易以鼓反注疏子曰至微幸○正義曰此一節明
同微古堯反中庸之道去人不遠但行於已則
外能及物道不遠人者言中庸之道不遠離於人身
但人能行之於已則是中庸也人之爲道而遠人不
可以爲道言人爲中庸之道當附近於人謂人所能
行則已所行可以爲道若違理離遠則不可施於已
又不可行於人則非道也故云人之爲道而遠人不
可以爲道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
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此幽風伐柯之篇美周公之
詩柯斧柄也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則法也言伐
柯斫也柯柄長短其法不遠也但執柯睨而視之猶
以爲遠言欲行其道於人其法亦不遠但近取法於
身何異持柯以伐柯人猶以爲遠明爲道之法亦不
可以遠卽所不願於上無以交於下所不願於下無
以事上况是在身外於他人之處欲以爲道何可得
乎明行道在於身而求道也○故君子以人道治
而止者以道去人不遠言人有過君子當以人道治
此有過之人改而止若人自改而休止不須更責不

能之事若人所不能則已亦不能是行道在於已身
也○忠恕違道不遠也忠者內盡於心恕者外不欺
物恕付也付度其義於人違去也言身行忠恕則去
道不遠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諸於也
他人亦有一不善之事施之於已已所不願亦勿施於
人亦不欲明求之於他人必先行之於已欲求其子以孝
道事已已須以孝道事父母故云所求乎子以事父
未能也恐人未能行之夫子聖人猶曰我未能
行凡人當勉之無已○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譬
如已足諸侯欲求於臣以忠事已已當先行忠於天
子及廟中事尸是全臣道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
能也欲求朋友以恩惠施已則已當先施恩惠於朋
友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庸常也謂自修已身常以
德而行常以言而謹也○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謂已
之才行有所不足之處不敢不勉而行之○有餘不
敢盡謂已之才行有餘於人常持謙退不敢盡其才
行以過於人○言顧行者使言不過行恒顧視於行

○行顧言者使行副於言謂恒顧視於言也○君子胡不慥慥爾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胡猶何也既顧言行相副君子何得不慥慥然守實言行相應之道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至行乎患難素鄉也鄉其所居之位而行其所行之事不願行在位外之事論語云君子思不出其位也鄉富貴之中行道於富貴謂不驕不淫也鄉貧賤之中則行道於貧賤謂不諂不憚也鄉夷狄之中行道於夷狄夷狄雖陋雖隨其俗而守道不改鄉患難之中行道於患難而臨危不傾守死於善道也○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言君子所入之處皆守善道在上位不陵下此素富貴行富貴也若身處富貴依我常正之性不使富貴以陵人若以富貴陵人是不行富貴之道○在下位不援上者此素貧賤行貧賤也援牽持也若身處貧賤則安之宜令自樂不得援牽富貴若以援牽富貴是不行貧賤之道○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此素夷狄行夷狄也若身入夷狄夷狄無禮義廉恥正已而行不得求於彼人則彼人無怨已者論語

云言忠信行篤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素患難行患難也尤過也責也苟皆應之患難則亦其為不得上怨天下尤人故論語云不怨天不尤人是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者易謂平安也言君子以道自處恒居平安之中以聽待天命也○小人行險以徼幸小人以惡自居恒行險難傾危之事以徼求榮幸之道論語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是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註反求於

其身不以怨人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正音征注同鵠古毒反注同

正鵠皆鳥名也一日正正也鵠直也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張布侯而設正也棲細兮反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註自從也

邇近也行之以近者卑者始以漸致之高遠○辟音譬下同

邇音爾卑音婢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又如字注同 **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註琴瑟聲相應和也

翁合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

之道自近者始 ○好呼報反翕許急反樂音洛下及

作孛同尚書傳毛詩箋並云子也杜預注 **子曰父母**

其順矣乎註謂其教令行使室家順 **疏**子曰至妻帑

上雖行道在於已身故此一節覆明行道在身之事

以射譬之○射有似乎君子者言凡人之射有似乎

君子之道○失諸正鵠及求諸其身者諸於也求責

也正謂賓射之侯鵠謂大射之侯言射者失於正鵠

謂矢不中正鵠不責他人及鄉自責其身言君子之

人失道於外亦反自責於已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

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者自從也邇近也卑下也行

之以遠者近之始升之以高者卑之始言以漸至高

遠不云近者遠始卑者高始但勤行其道於身然後

能被於物而可謂之高遠耳○詩云妻子好合如鼓

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此小雅棠棣之篇美文王

之詩記人引此者言行道之法自近始猶如詩人之

所云欲和遠人先和其妻子兄弟故云妻子好合情

意相得如似鼓彈瑟與琴音聲相和也兄弟盡皆翕

合情意和樂且復耽之耽之者是相好之甚也宜爾

室家樂爾妻帑者宜善爾之室家愛樂爾之妻帑帑

子也古者謂子孫為帑故詩云予則帑戮汝於人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

體物而不可遺註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

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

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註明猶潔

也洋洋人想思其傍僂之貌洋音羊傍皇薄剛反謂

左右也徐方岡反僂徐於愷反又音爰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

射思註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

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况可厭倦

乎射音亦厭於豔反字又作厭下同盡子忍反夫微

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註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

誠○揜音掩於檢反此疏一子曰至此夫○正義曰此

幽顯著藏信中庸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亦從微至

顯不言而自誠也○體物而不可遺者體猶生也可

猶所也言萬物生而有形體故云體物而不可遺者

言鬼神之養生養萬物無不周徧而有所遺言萬

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

以承祭祀者明猶潔也言鬼神能養生養萬物故天下

之人齊戒明潔盛飾衣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

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言鬼神之形狀人想像之如在

人之上如在人之左右想見其形也○詩曰神之格

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格來也思辭也矧况也射

厭也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刺時人祭祀

福惡者必降之以禍如此夫者此詩人所云何可厭
倦夫語助也此鬼神即與易繫辭云是故知鬼神之
情狀與天地相似以能生萬物也案彼注木火之神
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故以春夏生
物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也故此云體
物而不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人之鬼神亦附陰陽
之鬼神故此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註保安也音餘故大德必得

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註名令聞也音問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註材謂其質

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壽皆由

其本而為之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註栽讀如文王

初載之載栽猶殖也培益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

栽築墻立板亦曰栽栽或為茲覆敗也○栽依注音

同植也培蒲回反覆芳伏反○災將才反注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

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

者必受命註憲憲與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嘉戶

本作假音同假嘉也皇音加善也憲○疏子曰至受命

音顯注同一音如字佑音祐下注同○正義曰此

一節明中庸之德故能富有天下受天之命也○子
孫保之者師說云舜禪與禹何言保者此子孫承保
祭祀故云保周時陳國是舜之後○故大德必得其
位者以其德大能覆養天下故必得其位如孔子有

大德而無其位以不應王錄雖有大德而無其位也
案援神契云丘為制法生黑綠不代蒼黃言孔子黑
龍之精不合代周家木德之蒼也孔演圖又云聖人
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為木鐸制天下法是
也必得其壽者據舜言之而夫子不長壽以勤憂故
也○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謂質性也篤
厚也言天之所生隨物質性而厚之善者因厚其福
舜禹是也惡者因厚其毒桀紂是也故四凶黜而舜
受禪也○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栽殖也培益也言
道德自能生殖則天因而培益之○傾者覆之者若
無德自取傾危者天亦因而覆敗之也○注栽讀至
曰栽○正義曰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者案詩大明
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彼注云載識也言文王生適
有所識天為之生配謂生大似此載為栽殖者載容
兩義亦得為識亦得為殖此對傾者覆之故以為殖
云築墻立板亦曰栽者案莊二十九年左傳云水昏
正而栽謂立板築也○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此大雅嘉樂之篇美成王之詩嘉善也憲憲與盛之

貌詩人言善樂君子此成王憲憲然有令善之德而
詩本文憲憲為顯顯與此本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
不同故也○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
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者宜民謂宜養萬民宜人謂宜
官人其德如此故受福于天佑助也保安也天乃保
安佑助命之為天子又申重福之作記者引證大德
必受命之義
則舜之為也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

作之子述之註聖人以立法度為大事子能述成之

則何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
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
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註續繼也緒業

也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

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殷者

壹用兵伐殷也○續徐音纂哉管反大音泰下及注

大王皆同壹戎衣依注衣作殷於中

反謂一用兵伐殷也尚書依字讀謂一著武王未受

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

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

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

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註末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者

以至迹起焉先公組紕以上至后稷也斯禮達於諸

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

之祿也言大夫葬以大夫士葬以上則追王者改葬

之矣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

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

絕之不為服所不臣乃服之也承葬祭說期三年之

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末下遇反追

王同期音基注同組音祖紕古闇反組紕大王之父

反疏子曰至一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夫子論文王武王聖德相承王有天下上能追尊大王王季因明天子以下及士庶人葬祭祀之禮各隨文解之。○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者言文王以王季為父則王季能制作禮樂文王奉而行之文王以武王為子武王又能述成文王之道故無憂也。○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者續繼也緒業也言武王能續繼父祖之業以王天下也。壹戎衣而有天下者戎兵也言一用兵伐殷而勝之也。○注衣讀為殷。○正義曰素尚書武成云壹戎衣謂一着戎衣而滅殷此云一者以經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三人之業一用滅殷對三人之業為一耳由三人之業故一身滅之鄭必以衣為殷者以十一年觀兵于孟津十三年滅紂是再着戎服不得稱一戎衣故以衣為殷故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武王未受命此美周公之德也未猶老也謂武王年老而受命平定天下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斯此也言周公尊崇先公之禮非直天子所行乃下達於諸侯大

士庶人等無問尊卑皆得上尊祖父以已之禮祭先人猶若周公以成王天子之禮祀其先公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者謂父既為大夫祭以士禮賤其先人而云尊之者欲明以已之祿祀其先人也。○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欲見大夫之尊猶有期喪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為期喪還著大功之服故云達乎大夫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為服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謂正統在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達乎天子者言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為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之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包后為三年也直云達乎天子不云諸侯者諸侯旁親尊同則不降故喪服大功章云諸侯為姑姊妹嫁於國君者是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唯父母之喪無問天子及士庶人其服並同故云無貴賤一也。○注未猶至卑變。○正義曰未猶老也者謂文王受命

十一年武王觀兵於孟津白魚入王舟是老而受命
受命後七年而崩故鄭注洛誥文王受赤雀武王俯
取白魚皆七年是也云追王太王王季者以王迹起
焉案詩頌閟宮云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王迹
起也云先公組紕以上至后稷也者組紕大王之父
一名諸盪周本紀云亞圍卒子太公叔穎立太公卒
子古公亶父立又世本云亞圍雲生太公組紕諸盪
則叔穎祖紕諸盪是一人也此文云追王大王王季
上祀先公則先公之中包后稷也故云組紕以上至
后稷也案司服云享先王則衾冕先公則鷩冕以后
稷爲周之始祖祫祭於廟當同先王用衾冕先公但
后稷也故鄭注司服云先公不衾至諸盪若四時常
祀唯后稷及太王王季之等不得廣及先公故天保
云禴祠蒸嘗于公先王是四時常祀但有后稷諸盪
以下故鄭注天保云先公謂后稷至諸盪此皆依本
經上下釋義故不同或有至字誤也云則追王者改
葬之矣者以太王王季身爲諸侯葬禮不得言追王從天子位
大王王季祇得爲諸侯葬禮不得言追王從天子位

故知追王之時而更改葬用天子禮案大傳云武王
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此云周公追王不同者武王
既伐紂追王布告天下周公追王而改葬故不同也云
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熊氏云
此對天子諸侯故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值
大功之喪得降小功小功之喪得降總麻是大功小
功皆達乎大夫熊氏又云天子爲正統之喪適婦大
功適孫之婦小功義或然但無正文耳云所不臣乃
服之也者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
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但不臣者皆以本服服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
其時食註脩謂掃糞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之遺
衣服也設之當以授尸也時食四時祭也○掃悉報
反糞弗運

反本亦作撰亦作拊同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
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
燕毛所以序齒也註序猶次也爵謂公卿大夫士也
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奉
牛宗伯共雞牲矣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
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爲上者謂共
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也
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尊爲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
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

○昭穆常逕反穆又作繆音同逮本又作逕同音代
燕於見反注並同別彼列反共音恭饋其位反觶音
至長丁丈反
下謂長同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
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註踐猶升
也其者其先祖也踐或爲績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
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註社祭地神不言后
土者省文○省色
領反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示諸掌乎註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
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
要○示依注音寘之鼓反易以鼓反知力音智本亦
無力字治之要也治直吏反一本作治國之要治

則如**疏**子曰至掌乎。正義曰以前經論文王武王字。聖德相承此論武王周公上成先祖脩其宗廟行郊社之禮所以能治國如置物掌中也各隨文解之。夫孝者善繼人之志者人謂先人若文王有志伐紂武王能繼而承之尚書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是善繼人之志也。善述人之事者言文王有文德爲王基而周公制禮以贊述之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善述人之事也。此是武王周公達孝之事。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者若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者序謂次序爵謂公卿大夫士也。謂祭祀之時公卿大夫各以其爵位齒列而助祭祀是辨貴賤也。故文王世子云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是也。序事所以辨賢也者事謂薦羞也。序謂次序所供祭祀之事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共雞是分別賢能堪任其官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旅衆也逮及也。謂祭未飲酒之時使一人洗爵之後至旅酬之時使卑者二人各舉解於其長

者及下者先飲是下者爲上賤人在先是恩意先及於賤者故云所以逮賤也。案特牲饋食之禮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獻衆兄弟之後衆賓弟子于西階兄弟弟子于東階各舉解於其長也。弟子等皆是下賤而得舉解是有事於宗廟之中是其榮也。又制受爵是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者言祭未燕時以毛髮爲次序是所以序年齒也。故注云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踐其位行其禮者踐升也。謂孝子升其先祖之位行祭祀之禮也。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者若能明此序爵辨賢尊親則治理其國其事爲易猶如置物於掌中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註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

革反版音板人道敏政地道敏樹註敏猶勉也樹謂

殖草木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矣敏或爲謀夫政也者蒲盧也註蒲盧螺羸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螺羸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已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蒲盧並如字爾雅云螺羸蒲盧卽今之細腰蜂也一名蠓蠃螺音果羸力果反本亦作螺音同蜂芳封反字亦作蠓同螟莫瓶反蛉音零已音紀故爲政在人註在於得賢人也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註取人以身言明君乃能得人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註人也讀如相人偶之

人以其人意相存問之言

殺色界反徐所例反

在下位不獲乎

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註

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

此

治直吏反一音如字脫音奪重直用反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

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

可以不知天註

言脩身乃知孝知孝乃知人知人乃

知賢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所府佑天下之達道

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

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

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註

達者常行百王所不

變也

知音智下近乎知注言有知皆同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

困而知之及其知之

一也註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

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此達道也

○長丁丈反巳音紀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

及其成功一也註利謂貪榮名也勉強耻不若人強

其兩反注同疏哀公至一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哀公問

修身弁明達道有五行之者三今各隨文解之○文

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言文王武王為政之道皆布列

在於方牘簡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者雖在方策其

事久遠此廣陳為政之道其人謂賢人舉猶行也存

謂道德存在也若得其人道德存在則能興行政教

故云舉也○其人亡則其政息者息滅也其人若亡

謂道德滅亡不能興舉於政教若位無賢臣政所謂

滅絕也○人道敏政者敏勉也言為人君當勉力行

政○地道敏樹者樹殖草木也言為地之道亦勉力

生殖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地既無心云勉力者

以地之生物無倦似若人勉力行政然也○夫政也

者蒲盧也蒲盧取桑蟲之子以為巳子善為政者化

養他民以為巳民若蒲盧然也○故為政在人言君

行善政則民從之故欲為善政者在於得賢人也○

取人以身明君欲取賢人先以脩正巳身則賢人至

也○脩身以道言欲脩正其身先須行於道德也○

脩道以仁者言欲脩道德必須先脩仁義○仁者人

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者，鄭謂此句應在下章著。脫誤重在此耳。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言思念脩身之道，必先以孝為本。故云：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既思事親，不可不先擇友取人也。○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欲思擇人，必先知天時所佑助也。謂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當捨惡脩善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五者，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皆是人間常行道理，事得開通，故云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言知仁勇人所常行在身為德，故云天本故云道三者為未故云德。若行五道，必須三德無知，不能識其理。無仁不能安其事，無勇不能果其行，故必須三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言百王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古今不變也。○或生而知之，謂天生自知也。○或學而知之，謂因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謂臨事有困由學乃知。○及其知之，一也。言初知之時，其事雖別，既知之後，並皆是知。故云及

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謂無所求為安靜而行之。○或利而行之，謂貪其利益而行之。此五事得其榮名於己，無害則利而行之也。故論語云：知者利仁是也。○或勉強而行之，或畏懼罪惡，勉力自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雖行之有異，及其所行成功，是一也。言皆得成功矣。皇氏云：所知所行，謂上五道三德。今謂百行皆然，非唯三五而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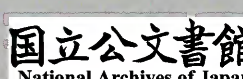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

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

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註言有知有仁有勇

乃知脩身則脩身以此三者為基○好呼報反近附

如字徐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



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
人也懷諸侯也註體猶接納也子猶愛也遠人蕃國
之諸侯也○子如字徐將吏反修身則道立尊賢則
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
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
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註不惑謀
者良也不眩所任明也○眩玄疏子曰至家矣。正義曰前文夫子答
哀公為政須脩身知人行五道三德之事此以下夫
子更為哀公廣說脩身治天下之道有九種常行之
事又明脩身在於至誠若能至誠所以贊天地盡人
物至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各隨文解之此一節覆說

上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好學近乎知者
則前文或學而知之蓋能好學無事不知故云近乎
知也。力行近乎仁者此則前文或利而行之以其
勉力行善故近乎仁也。知恥近乎勇者覆前文困
而知之及勉強而行之以其知自羞恥勤勉遇事不
避危難故近乎勇也。前經生而知之不覆說者以其
生知自然合聖故不須覆說也。凡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者此夫子為哀公說治天下國家之道有九種
常行之事論九經之次目也。體羣臣也者體謂接
納言接納羣臣與之同體也。子庶民也者謂子愛
庶民也。來百上也者謂招來百工也。修身則道
立者此一經覆說行九經則致其功用也。修身則道
立者謂脩正其身不為邪惡則道德興立也。尊賢
則不惑者以賢人輔弼故臨事不惑所謀者善也。
敬大臣則不眩者眩亦惑也以恭敬大臣任使分明
故於事不惑前文不惑謀國家大事此云不眩謂謀
國家衆事但所謀之事大小有殊所以異其文。體
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者羣臣雖賤而君厚接納之則

臣感君恩故爲君死於患難是報禮重也。○子庶民則百姓勸子愛也言愛民如子則百姓勸勉以事上也。○來百工則財用足百工興財用也君若賞賚招來之則百工皆自至故國家財用豐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遠謂蕃國之諸侯四方則蕃國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懷安撫也君若安撫懷之則諸侯服從兵強土廣故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纓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

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註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盛任使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忠信重祿有忠信者重其祿也時使使之以時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爲餼餼廩稍食也稟人職日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

○齊側皆反去起呂反遠于萬反好惡呼報反下鳥路反又並如字注同斂力驗反既依注音餼許氣反廩彼錦反一本又力錦反稱尺證反朝直
疏齊明至
暹反稟苦報反一音古老反上時掌反
侯也。

正義曰此一節說行九經之法。齊明盛服者齊謂整齊明謂嚴明盛服謂正其衣冠是脩身之體也此等非禮不動是所以勸脩身。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者尊其位謂授以大位重其祿謂重多其祿位崇重而已不可任以職事同其好惡好謂慶賞惡謂誅罰言於同姓既有親疎恩親雖不同義必須等故不特有所好惡。勸親親也者尊位重祿以勉之同其好惡以勵之是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官盛謂官之盛大有屬臣者當令任使屬臣不可以小事專勞大臣大臣懷德故云所以勸大臣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既廩謂飲食糧廩也言在每日省視百工功程每月試其所作之事又飲食糧廩稱當其事功多則廩厚功少則餼薄是所以勸百工也。治亂持危者。諸侯國內有亂則治討之危弱則扶持之。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厚往謂諸侯還國王者以其財賄厚重往報之薄來謂諸侯貢獻使輕薄而來如此則諸侯歸服故所以懷諸侯也。(注)尊重至其食。

正義曰尊重其祿位者言同姓之親既非賢才但尊重其祿位榮貴之而已不必授以官守也云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者若周禮六卿以下多有屬官其細碎小事皆屬官為之是不親小事也云既讀為餼廩稍食也者以既與廩連文又與餼字聲同故讀既為餼稍食者謂稍給之故周禮月終均其稍食是也引稟人職者證其餼廩稱事案周禮夏官稟人掌弓矢之材其職云乘其事乘謂計筭其所為之事考其弓弩謂考校弓弩之善惡多少以下上其食下謂貶退上謂增益善者則增上其食惡者則減其食故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註一謂當豫也跲躓也疚病也

人不能病之。○ 跲其劫反。皇音給。行下。孟反。疾音救。躓徐音致。疏 凡為至不

日此一節明前九經之法。唯在豫前謀之。故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謂豫也。○言前定則不跲者。案字林云。跲躓也。躓謂行倒蹶也。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也。○事前定則不困者。困乏也。言欲為事之時。先須豫前思定。則臨事不困。○行前定則不疾者。疾病也。言欲為行之時。豫前思定。則行不疾。病。○道前定則不窮者。言欲行道之時。豫前謀定。則道無窮也。○注人不能病之。正義曰。解經行前定。則不疾。人若行不豫。前定。人或不信。病害之。既前定而後行。故人不能病害也。

禮記註疏卷第五十二

禮記註疏卷第五十三

漢鄭氏註

明 熊九岳

唐孔穎達疏

熊九勅 較

中庸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註 獲得也。言臣不

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

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

矣。順乎親有道。及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註 言知善之為善。乃能行誠

疏 在下至身矣。正義曰此明為臣為人皆須誠信也。言人臣處在下位不得於君上之意則不得居位以治民故云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者言臣欲得君上之意先須有道德信著朋友若道德無信著乎朋友則不得君上之意矣。言欲得上意先須信乎朋友也。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則不信乎朋友矣者言欲行信著於朋友先須有道順乎其親若不順乎其親則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者言欲順乎親必須有道反於己身使有至誠若身不能至誠則不能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能乎身矣者言欲行至誠於身先須有道明乎善行若不明乎善行則不能至誠於身矣。言明乎善行始能至誠乎身能至誠乎朋友始能順乎親順乎親始能信乎朋友信乎朋友始能得君上之意得乎君上之意始得居位治民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註 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說

有大至誠。中丁仲反又如字。疏誠者至者也。○正若先須身有至誠此經明至誠之道天之性也則人當學其至誠之性是上天之道不為而誠不思而得若天之性自然信著四時是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者言人能勉力學此至誠是入之道也不學則不得故云人之道。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此覆說上文誠者天之道也唯聖人能然謂不勉勵而自中當於善不思慮而自得於善從容閒暇而自中乎道以聖人性合於天道自然故云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覆說上文誠之者人之道也謂由學而致此至誠謂賢人也言

選擇善事而堅固執之行之不已遂致至誠也。注
因誠身說有大至誠。正義曰以前經云欲事親事
君先須修身有大至誠故此說有大至誠
大至誠則經云誠者天之道也聖人是矣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
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
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
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
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註此勸人學誠其身也
果猶決也。措七路反下及注疏博學至必強。正
上經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事。有弗學學之弗能
弗措也者謂身有事不能常學習常須勤力學之措

置也言學不至於能不措置休廢必待能之乃已也
以下諸事皆然此一句覆上傳學之也。有弗問問
之弗知弗措也覆上審問之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
措也覆上慎思之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覆上明
辨之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覆上篤行之也。
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謂他人性識聰
敏一學則能知之已當百倍用功而學使能知之言
已加心精勤之多恒百倍於他人也。果能此道矣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果謂果決也若決能為此百倍
用功之道識慮雖復愚弱而必至明強此勸人學誠
其身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註

自由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德
而暗至誠是賢人學以成之也有至誠則必有明德

有明德則必有至誠

疏

自誠至誠矣。正義曰此一經顯天性至誠或學而能兩

者雖異功用則相通。自誠明謂之性者此說天性自誠者自由也言由天性至誠而身有明德此乃自然天性如此故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者此自明而至誠由身聰明勉力學習而致至誠非由天性教習而致故云謂之教然則自誠明謂之性聖人之德也。自明誠謂之教賢人之德也。誠則明矣者言聖人天性至誠則能明其德由至誠而致明也。明則誠矣者謂賢人由身聰明勉學乃致至誠故云明則誠矣是誠則能明明則能誠優劣雖異二者皆通有至誠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註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也贊助也育生也

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致大平

○太**疏**

唯天至參矣。正義曰此明天性至誠聖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誠者謂一天下之內至極誠信為聖人也。為能盡其性者以其至極誠信與天地合故能盡其性既盡其性則能盡其人與萬物之性是以下云能盡人之性既能盡人性則能盡萬物之性故能贊助天地之化育功與天地相參上云誠者天之道此兼云地者上說至誠之理自神妙而來故特云天之道此據化育生物故并云地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
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註其次謂自明誠者也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不能盡性而有至誠

於有義焉而已形謂人見其功也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為善也變之从則化而性善也疏其次至能化一經明賢人習學而致至誠故云其次致曲曲謂細小之事言其賢人致行細小之事不能盡性於細小之事能有至誠也。誠則形形則著者謂不能自然至誠由學而來故誠則人見其功是誠則形也初有小形後乃大而明著故云形則著也若天性至誠之人不能見則不形不著也。著則明明則動者由者故顯明由明能感動於衆。動則變變則化者既見動人心漸變惡為善變而既从遂至於化言惡人始化為善人無復為惡也。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言唯天下學致至誠之人為能化惡為善改移舊俗不如前經天生至誠能盡其性與天地參矣。注其次至善也。正義曰以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教是由明而

致誠是賢人次於聖人故云其次謂自明誠也云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者言此次誠不能如至誠盡物之性但能有至誠於細小物焉而已云形謂人見其功也者由次誠彰露人皆見其功也云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者言天性至誠神妙無體人不見也云著形之大者也解經形則著初有微形後則大而形著云變之从則化而性善也者解經變則化初漸謂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為化如月令鳩化為鷹是為鷹之時非復鳩也猶如善人無復有惡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註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前亦先也禎祥妖孽蓍龜之占雖其時

有小人愚主皆為至誠能知者出也四體謂龜之四

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禎音

驕反左傳云地反物為妖說文作妖云衣服歌謔草

木之怪謂之妖孽魚列反說文作蠱云禽獸蟲蝗之

怪謂之蠱一本乎作疏至誠至如神○正義曰至誠

於著音尸為于偽反疏之道可以前知者此由身有

至誠可以豫知前事此至誠之內是天生至誠亦通

學而至誠故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教是賢人至誠同

聖人也言聖人賢人俱有至誠之行天所不欺可知

前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者禎祥吉之萌兆祥善也

言國家之將興必先有嘉慶善祥也文說禎祥者言

人有至誠天地不能隱如文王有至誠招赤雀之瑞

也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為本有今異

者何胤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

今有鳳來是祥也常書祥彙穀共生于朝是惡此經

云善何得入國者以吉凶先見者皆曰祥別無義無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妖孽謂凶惡之萌兆也妖者

傷也傷甚曰孽謂惡物來為妖傷之徵若魯國鸚鵡

來巢以為國之傷徵案左傳云地反物為妖說文云

衣服歌謔草木之怪為妖禽獸蝗蟲之怪為孽○見

乎著龜動乎四體者所以先知禎祥妖孽見乎著龜

卦兆發動於龜之四體也○禍福將至者善必先知之

者善謂福也○不善必先知之者不善謂禍也故至誠如神者言至誠之道豫知前事如神之微妙故云至誠如神也○注云雖其時有小人愚主皆為至誠能知者出也正義曰鄭以聖人君子將興之時或聖人有至誠或賢人有至誠則國之將興禎祥可知而小人愚主之世無至誠又時無賢人亦無至誠所以得知國家之將亡而有妖孽者雖小人愚主由至誠能知者出也案周語云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時三川皆震為周之惡瑞是伯陽父有至誠能知周亡也

又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莘號國地名周惠王
問內史過史過對曰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
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
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
宣王於鎬今號多涼德號必亡也是內史過有至誠
之德神爲之出是愚主之世以妖孽爲至誠能知者
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註言人能至誠所以自成也

有道藝所以自道達

○自道音導
注自道同

誠者物之終始也

誠無物註物萬物也亦事也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

人無誠則事不成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註言貴至誠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

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註以至誠成已則仁

道立以至誠成物則知彌博此五性之所以爲德也

外內所須而合也外內猶上下○知音
智主同故時措之宜

也註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

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註徵猶

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

大也徵或爲徹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

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註

後言悠久者言至誠之德既至博厚高明配乎天地

又欲其長久行之良反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

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註言其德化

與天地相似可一言而盡要在至誠其為物不貳則

其生物不測註言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多無數也

不貳本亦作貳音二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

也註此言其著見成功也疏誠者至久也此經明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者言人能有至誠之德

則自成就其身故云誠者自成也若人有道藝則能

自道達於已故云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

誠無物者言人有至誠則集與萬物為終始若無至

誠則不能成其物若大人無至誠則不能生萬物若

小人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猶事也小人無誠則

不能成事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者

言人有至誠非但自成就已身而已又能成就外物

立故云成已仁也成物知也者若能成就已身則仁道與

成物知也性之德也者言誠者是人五性之德則

仁義禮智信皆猶至誠而為德故云性之德也合

外內之道也者言至誠之行合於外內之道無問外

內皆須至誠於人事言之有外有內於萬物言之外

內猶上下上謂天下謂地天體高明故為外地體博

厚閉藏故為內也是至誠合天地之道也故時措

之宜也措猶用也言至誠者成萬物之性合天地之

道故得時而用之則無往而不宜故注云時措言得

則高明也。○博厚所以載物也。以其德博厚所以負載於物。○高明所以覆物也。以其功業高明所以覆蓋於萬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以行之長久能成就於物。此謂至誠之德也。○博厚配地。言聖人之德博厚。配偶於地。與地同功能載物也。○高明配天。言聖人功業高明。配偶於天。與天同功能覆物也。○悠久無疆。言聖人之德既長且久。能覆載又能長久行之。所以無窮。悠久則上經悠久。遠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上。此經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下。者上經欲明積漸先悠久。後能博厚高明。此經既能博厚高明。又須行之悠久。故反覆言之。○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言聖人之德如此。博厚高明悠久。不見所爲。而功業章顯。不見動作。而萬物改變。無所施爲。而道德成。乾。○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言聖人之德能同於天地之道。欲尋求所由。可一句之言。而能盡其事理。正由於至誠。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者。○言聖人行至誠。接待於物。不有差貳。以此之故。能生殖衆物。不可測量。故鄭云。言

多無數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大。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註此言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起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由一勺。言天地山川積小致大。爲至誠者。以如此乎。昭昭猶

卷猶區也

○夫音扶下同昭章造反

反華嶽戶化戶瓜二反本

亦作山

注同藏才浪反

恙權反范恙阮反

河反一音

公

反

詩曰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

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註

文王所以為文皆由行之無已為之不

止如天

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

高大是與

○於

乎亦同乎好疏今夫

已○正義曰此一節明至誠不已則聖人至誠亦從
小至大○今夫天斯昭昭之多者斯此也昭昭

言天初時唯有此昭昭之多小貌爾故云昭昭

土之多言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言土之初時唯一撮

也言地之廣大載華嶽而不重振收河海而不漏泄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言山之初時唯一卷石之多

多少唯一卷石耳故鄭注云卷猶區也○今夫水一

勺之多言水初時多少唯一勺耳此以下皆言至誠

不已從小至大然天之與地造化之初清濁二氣為

今云昭昭與撮土卷石與勺水者何但山或壘石為

高水或眾流而聚為深自微至著因說聖人至誠之

功亦是從小至大以今天地山川假言由小而來以

譬至誠非實論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

一經以上文至誠不已已能從小至大故此經引詩

明不已之事所引詩者周頌維天之命文也詩稱維

天之命謂四時運行所為教命穆美也於穆不已者

美之不休已也此詩之本文也○蓋曰天之所以為

所以為天在乎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亦周頌文王之詩，純謂不雜，顯謂光明。詩人歎之云：於乎不光明乎？言光明矣。文王之德之純，謂不已也。言文王德教不有休已，與天同功。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亦孔子之言，解詩之文也。純亦不已者，言文王之德之純，亦如天之不休已，故云：純亦不已。○注：易曰：君子慎德，積小以高大。○正義曰：此易升卦之象，詞案升卦巽下坤上，木生於地中，升進之義，故為升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註：育，生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

凝焉。註：言為

成也。○優於

凝魚澄反。疏：大哉至凝焉。○正義曰：此一節明聖道不成，洋洋

人之道，高大與山相似，上極下之貌。聖人優優然寬裕其道，禮儀

有三千。○有三百者，舉其成數耳。○威儀三

賢人然後施行其焉，凝成也。古語先有其文，今人始行，故引古語證之。苟誠也，則聖人至非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註：德性，謂性至誠

者道猶由也問學學誠者

溫讀如

燂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

音燂 疏

故君至崇禮。正義曰此一經明聖人性之至也。君子尊德性者謂君子賢人

致至誠也。而道問學者言賢人

微者廣大謂地也言賢人由學能致廣大如地之生養之德也而盡精微謂致其生養之德既能致於廣大盡育物之精微言不盡也。極高明而道中

庸者高明謂天也言賢人由學能盡天之高明之德道通也又能通達於中庸之理也。溫故而知新者

厚以崇禮者言以敦厚重行於學故以尊崇三百三千之禮也。註溫讀如燂溫之溫。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大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

盟若可爭也亦可寒也賈逵注云尋溫也又有司微云乃穀尸俎是燂為溫也云謂故學之熟矣後時言之謂之溫者謂賢人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猶若溫尋故食也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註興謂起在位也。驕本亦作喬音嬌。倍音佩默亡北反。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註保安也。哲

陟列反徐本作疏。是故至謂與。正義曰此一節明知音智與音餘。賢人學至誠之道中庸之行若國有道之時盡竭知謀其言足以興成其國興謂發謀出慮。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若無道之時則韜光潛默足以自容其身免於禍害。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言宣王任用仲山甫能顯明其事任且又哲知保安全其已身言中庸之人亦能如此故云其此之謂與。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及古之道

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註及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

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好呼報反非天子不議禮

不制度不考文註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

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註今孔子謂其時行

下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

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註言作禮樂者必聖人

在天子之也亦也至也故也商也量也國也之也有道無道能或語

或默以保其身若不能中庸者皆不能量事制宜必

及禍患又因明已以此之故不敢專輒制作禮樂也

○生乎今之世及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此

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生今時能持

古法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是也俗本及下

有行字又無如此者三字非也○非天子不議禮○

此論禮由天子所行既非天子不得論議禮之是非

○不制度謂不敢制造法度及國家宮室大小高下

及車輿也○不考文亦不得考成文章書籍之名也

○今天下車同軌者今謂孔子時車同軌覆上不制

度書同文覆上不考文行同倫倫道也言人所行之

行皆同道理覆上不議禮當孔子時禮壞樂崩家殊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

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註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

之君不足與明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杞王天下音起

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註三重三王之禮○王子光及又如字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

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註上謂君也君雖善

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

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徵或為登故君子之道本諸

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

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註知天

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也易曰故知鬼神

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道徵或為登

○繆音謬悖布內反後同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

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註用其法度想想若其將來也○遠如字又于萬反近如字又附近之近

厭於豔反後皆同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

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註射

厭也永長也。○射音亦注。疏。子曰至者也。○正義曰。不敢制作二代之禮。夏殷不足。可從。所以獨從周禮之意。因明君子行道。須本於身。達諸天地。質諸鬼神。使動則為天下之道。行則為後世之法。故能早有名譽於天下。蓋孔子微自明已之意。○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微成也。明也。孔子言我欲明說夏代之禮。須行夏禮之國。贊而成之。杞雖行夏禮。其君暗弱。不足贊而成之。○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者。宋行殷禮。故云有宋存焉。但宋君暗弱。欲共贊明殷禮。亦不足成。故論語云。宋不足徵也。此云杞不足徵。即宋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則杞亦存焉。互文見義。○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者。既杞宋二國不足明已。當不復行前代之禮。故云吾從周。禮云。今丘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於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鄭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於已。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

衣。何必純用之。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其為殷周事。豈一也。如鄭此言。諸侯禮法。則從周。身之所行。唯用殷禮也。○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言為君王。有天下者。有三種之重焉。其寡過矣乎。○言為其事。尊重。若能行之寡少於過矣。○上焉。百雖善。無微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謂君也。言為君。雖有善行。無分明徵驗。則不信。著於下。既不信。著則民不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下謂臣也。言臣所行之事。雖有善行。而不尊。敬於君。則善不信。著於下。既不信。著則民不從。故下云。徵諸庶民。謂行善。須有徵驗於庶民也。皇氏云。無徵。謂無符應之徵。其義非也。○故君子之道者。○言君臣為善。須有徵驗。民乃順從。故明之也。○本諸身者。言君子行道。先從身起。是本諸身也。○徵諸庶民者。徵驗也。諸於也。謂立身行善。使有徵驗於庶民。若晉文公出定襄。王示民尊上也。伐原。示民以信之類也。○考諸三王。而不繆者。繆亂也。謂已所行之事。考校與三王合同。不有錯繆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者。悖逆也。言已所

行之道建達於天地而不有悖逆謂與天地合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者。質正也。謂已所行之行正諸鬼神不有疑惑是識知天道也。此鬼神是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生成萬物者。此是天地所為。既能質正陰陽不有疑惑是識知天道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者。以聖人身有聖人之德垂法於後。雖在後百世亦堪俟待後世。世之聖人其道不異。故云知人也。○注知天至同道。○正義曰以經云知天知人故鄭引經總結之云。知其道者以天道陰陽生成萬物今能正諸陰陽鬼神而不有疑惑是知天道也。以聖人之道雖相去百世其歸一揆。今能百世以待聖人而不有疑惑是知聖人之道也。云鬼神從天地者。也。解所以質諸鬼神之神。德知天道之意。引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者。證鬼神從天地之意。案易繫辭云。精氣為物。遊竟為變。鄭云。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成物。以七八之神。生物。九六之鬼。成物。是鬼神以生成為功。天地亦以生成為務。是鬼神之狀與天地相似。云聖人則之百世。同道。解經。

知人之道以前世聖人既能垂法以俟待後世聖人是識知聖人之道百世不殊故聖人則之百世同道也。○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者言聖人之道為世法則若遠離之則有企望思慕之深也若附近之則不厭倦言人愛之無已。○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此引周頌振鷺之篇言微子來朝身有美德在彼宋國之內民無惡之在此來朝人無厭倦故庶幾夙夜以長永終竟美善聲譽言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詩以結成之。○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言欲蚤有名譽會須如此未嘗有不行如此而蚤得有聲譽者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註此以

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



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為為春
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
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
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
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子兼包堯舜
文武龍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
天時謂編欽曰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
事山川之異○行下也斷丁亂反苟為于偽反又
如字撥生未反近附近之近又如字與
音餘編必縣反又甫連反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

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
竝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
為大也註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
當焉幬亦覆也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大德
敦化厚生萬物喻天子也幬或作燾○辟者譬下同
幬徒報反錯七
各反當丁浪反又下郎
反浸子鳩反燾徒報反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
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
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也註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蓋傷孔子有其

德而無其命

○睿音銳知音智下聖知同齊側皆及別彼列反

溥溥淵泉而

時出之註

言其臨下普徧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

政教

○溥音普徧音遍思息嗣反又如字

溥溥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

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

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

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

親故曰配天註

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如淵取其清

深不測也尊親尊而親之

○見賢遍反說音悅施以鼓反貊本反又作貉武伯

反說文云北方人也隊直類反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註至誠性至誠謂孔

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

○綸本又作論

倫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註

安無所倚言無所偏倚也故人人自以被德尤厚似

偏頗者肫肫讀如誨爾恇恇之恇恇懇誠貌也肫

肫或為純純

○焉於虔反倚依綺於寄二反注同肫依注音之淳反浩胡老反被皮義反頗

破河反懇若狠反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

能知之註

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春秋傳曰未不

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詩曰衣錦尚綱

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
的然而日亡註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
所以不知孔子以其深遠禪為絢錦衣之美而君子
以綱表之為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綱本又作穎
詩作裳同口迥
反徐口定反一音口穎反惡烏路反著張慮反闇於
感反又如字日而一反下同的丁曆反易以鼓反下
易舉同禪為音丹為
其干偽反見賢遍反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
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註
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溫而理猶簡而辨直而溫也
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言其睹未察本探端知緒

也入德入聖人之德

○淡徒暫反又大敢反下注詩
同厭於豔反睹音覩探音貪詩

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註孔甚也昭明也言聖人雖隱居其德亦甚明矣疚

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遇世亦無損害於已

志○昭本又作炤同之召反又章遙反疚九又
反遯大困反本又作遁字亦同愆起虔反君子

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

尚不愧于屋漏註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

德也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者

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况有人乎○相息亮
反注同愧

本又作媿同九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

假無言時靡有爭註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

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

合無所爭也秦如字詩作駸子公反假古雅是故

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鈇詩曰不顯惟

德百辟其刑之註不顯言顯也辟君也此頌也言不

顯乎又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鈇方于反又音夫

鈇音秋辟音辟注同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

不大聲以色註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

其不大聲為巖厲之色以威我也疏仲尼至以色正義曰此一節

明子思申明明夫子之德與天地相似堪以配天地而

育萬物傷有望德無其位也今各隨文解之○仲尼

祖述堯舜者祖始也言仲尼祖述堯舜之道也

○憲章文武者○憲法也章明也言夫子發明文武

之德○上律天時者律述也言夫子上則述行天時

以與言陰陽時候也○下襲水土者襲因也下則因

襲諸侯之事水土所在此言干思贊揚聖祖之德以

仲尼修春秋而有此等之事也○注吾志至之異○

正義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者孝經緯文言褒貶

諸侯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於孝經云

二經固足以明之者此是鄭語言春秋孝經足以顯

君子曷為為春秋曷何也君子謂孔子傳曰孔子何
 為作春秋云撥亂世及諸正莫近諸春秋者此傳之
 文答孔子為春秋之意何休云撥猶治也言欲治於
 亂世使及歸正道莫近莫過也言餘書莫過於春秋
 言治亂世者春秋最近之也云其諸君子樂道堯舜
 之道與者上道論道下道謂道德與語辭言君子孔
 子也言孔子樂欲論道堯舜之道與也去末不亦樂
 乎堯舜之知君子也者末謂終未謂孔子末聖漢之
 初豈不亦愛樂堯舜之知君子也案何休云得麟之
 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慧東
 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
 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
 亂之法是其事也云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
 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者此文九
 年公羊傳文八年天王崩謂周襄王也九年春毛伯
 來求金傳云是子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
 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是子謂嗣位之王在喪未合
 稱王故稱是子嗣位之王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

度無所求也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謂在喪之內無
 合求金之法度今遣毛伯來求金是無求而求也故
 書以譏之彼傳云是子俗本云子是者誤也云又曰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隱元年公羊傳文案傳云元
 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武王之道同譽文王
 可知也云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哀十四年公羊
 傳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何休云待聖漢之王以
 為法也云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案合成圖云皇
 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
 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為正王不承於天以
 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元也○
 五始者元年一也春二也王三也正月四也公即位
 五也此春秋元年即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時
 即當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
 之類是也春秋獲麟則當益稷百獸率舞鳳凰來儀
 是也此皆祖述堯舜之事言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
 及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
 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

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意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其公羊穀梁之義各為曲說今畧而不取也云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者諸夏之事謂諸侯征伐會盟所在之地山川之異若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之屬是也○譬如至大也○此明孔子之德與天地日月相似與天子諸侯德化無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者言孔子所作春秋若以諸侯小德言之如川水之流浸潤萌芽若以天子大德言之則仁愛敦厚化生萬物也○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言夫子之德比並天地所以為大不可測也○唯天至別也○此又申明夫子之德聰明寬裕足以容養天下傷其有聖德而無位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言夫子寬弘性善溫克和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發起也強猶斷也言孔子發起志意堅強剛毅足以有執也○斷也○溥博至配天○此節更申明夫子蘊蓄聖德侯

時而出日月所照之處無不尊仰○溥博淵泉者溥謂無不周徧博為所及廣遠以其浸潤之澤如似淵泉溥大也既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必以俟時而出○溥博如天者言似天無不覆幬○淵泉如淵言潤澤深厚如川水之流○夫焉有所倚至浩浩其天以前經贊明夫子之德此又云夫子無所偏倚而仁德自然盛大也倚謂徧有所倚近言夫子之德普被於人何有獨倚近於一人言不待有偏頗也○肫肫其仁肫肫懇誠之貌仁謂施惠仁厚言又能肫肫然懇誠行此仁厚爾○淵淵其淵淵水深之貌也言夫子之德淵淵然若水之深也○浩浩其天言夫子之德浩浩盛大其若天也○注肫肫讀如誨爾肫肫之肫○正義曰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言詩人誨爾厲王肫肫然懇誠不已厲王聽我藐藐然而不入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者上經論夫子之德大如天此經論唯至聖乃知夫子之德苟誠也固堅固也言帝誠不堅固聰明睿聖通知曉達天德者其誰能識知夫子之德故注引

公羊傳云堯舜之知君子者言有堯舜之德乃知夫
 子明凡人不知也。○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
 以前經論夫子之德難知故此經因明君子小人隱
 顯不同之事此詩衛風碩人之篇美莊姜之詩言莊
 姜初嫁在塗衣着錦衣為其文之大著尚著禪絀加
 於錦衣之上絀禪也。以單殺為衣尚以覆錦衣也案
 詩本文云衣錦褻衣此云尚絀者斷截詩文也又俗
 本云衣錦褻裳又與定本不同者記人欲明君子謙
 退惡其文之彰著故引詩以結之。○故君子之道厭
 然而日章者章明也言君子以其道德深遠謙退初
 視未見故曰闇然其後明著故曰日章明也。○小人
 之道的然而日亡者若小人好自矜大故初視時的
 然以其才藝淺近後無所取故曰日益亡。○君子至
 德矣。○此一經明君子之道察微知著故能入德。○
 淡而不厭者言不媚悅於人初似淡薄久而愈敬無
 惡可厭也。○簡而文者性無嗜慾故簡靜才藝明辨
 故有文也。○溫而理氣性和潤故溫也。正直不違故
 脩理也。○知遠之近。○言欲知遠處必先之適於近

乃後及遠知風之自謂所從來處言見目前之風
 則知之適所從來處故鄭注云睹末察本遠是近之
 未風是所從來之末也知微之顯此初
 時所微之事又乃適於顯明微是初端顯是縱緒故
 鄭注云探端知縮。○可與入德矣。○言君子或探末
 以知本或睹本而知末察微知著終始皆知故可以
 入聖人之德矣。○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明君
 子其身雖隱其德昭著所引者小雅正月之篇刺幽
 王之詩詩之末文以幽土無道喻賢人君子雖隱其
 身而德甚明著不能免禍害猶如魚伏於水亦甚著
 見被人採捕記者斷章取義言賢人君子身雖藏隱
 猶如魚伏於水其道德亦甚彰矣。○故君子內省不
 疚無惡於三者疚病也言君子雖不遇世內自省身
 不有愆病則亦不損害於己志言守志彌堅固也。○
 注孔甚也。○正義曰爾雅釋言文。○君子至屋漏。○
 此明君子之閒居獨處不敢為非故云君子所不可
 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
 于屋漏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意稱王朝

小人不敢鬼神瞻視女在廟堂之中猶尚不愧畏於屋漏之神記者引之斷章取義言君子之人在室之中屋漏雖無人之處不敢矯非猶愧懼于屋漏之神况有人之處君子愧懼可知也言君子雖獨居常能恭敬○注言君至人乎○正義曰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者隱居謂在室獨居猶不愧畏無人之處又常能恭敬是不失其君子之德也云西北隅謂之屋漏者爾雅釋宮文以戶闕故稱屋漏屋漏非有人者言人之所居多近於戶屋漏深邃之處非人所居故云非有人也云况有人乎者言無人之處尚不愧之况有人之處不愧之可知也言君子無問有人無人恒能畏懼也○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以君子敬懼如是故不動而民敬之不言而民信之○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商頌烈祖之篇美成湯之詩詩本文云釁假無言此云奏假者與詩文異也假大也言祭成湯之時奏此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無有譴譁之言所以然者時既太平無有爭訟之事故無言也引證君子不

言而民信○注假大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周頌烈文之篇美文王之德不顯乎文王之德言其顯矣以道德顯著故天下百辟諸侯皆刑法之引之者證君子之德猶美又王其德顯明在外明衆人皆刑法之○注辟君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此大雅皇矣之篇美文王之詩予我也懷歸也言天謂文王曰我歸就爾之明德所以歸之者以文王不大作音聲以為嚴厲之色故歸之記者引之證君子亦不作大音聲以為嚴厲之色與文王同也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註輶輕也

言化民當以德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耳○末亡音西一音由注葛反輶

音西一音由注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同易以鼓反 註倫猶比也載讀曰裁謂生物也言毛雖輕尚有所

比有所比則有重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
 亦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
 後善○載依注讀曰裁音災生也詩音再比必履反
 又直○下國或音毗志反又必利反皆非也重直勇反
 容反○疏子曰至至矣○正義曰此一節是夫子之言
 語聲○色之事以接之言化民之法當以德為本不用
 聲色○化民也若用聲色化民是其未事故云化民
 未也○詩曰德輶如毛者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
 之詩輶輕也言用德化民舉行甚易其輕如毛也○
 毛猶有倫倫比也既引詩文德輶如毛又言德之至
 極本自無體何直如毛毛雖細物猶有形體可比並
 故云毛猶有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載生
 也言天之生物無音聲無臭氣寂然無象而物自生
 言聖人用德化民亦無音聲亦無臭氣而人自化也
 聖人之德至極與天地同此二句是大雅文王之詩

美文王之德不言詩云者孔子畧而不言直取詩之
 文爾此亦斷章取義○注載讀至後善○正義曰案
 文以載為事此讀為裁者言其生物故讀載為裁也
 云毛雖輕尚有所比則有重言毛雖輕物尚有形體
 以他物來比有可比之形則是有重毛在虛中猶得
 墜下是有重也云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則
 上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是也

